

女法官赞

□ 张欣

如果把人生比作四季,那么,你们的一生,正如春之明媚、夏之绚丽、秋之灿烂、冬之温怡。

春之明媚——理想

你们拥有令人羡慕的职业,但美丽的光环背后是责任,是被成功的喜悦所掩饰的艰辛,同时,还有对梦想的坚守。面对压力,你们用正气代替妥协,如挺拔的青松,傲然屹立;面对诱惑,你们用淡定代替冲动,如高山清泉,沁人心脾;面对恐吓,你们坦然代替胆怯,如正义之剑,浩气长存。因为你们——令人崇敬的女法官,内心充盈着对法律理想的执着,让人们感受到司法的温度和公信的力度。

你们是理想与现实的化身,你们未施粉黛,却清丽动人。

夏之绚丽——汗水

法官的智慧、能力以勤奋为代价,而勤奋背后,是对常人所拥有的快乐与安逸的舍弃。作为女法官,不但要扮演好社会角色,还要扮好家庭角色。然而,为了工作,你们不能时常呵护在老人孩子身边,更多的时候行走在田间地头,或端坐在肃穆的审判庭。乡村小路留下你们的脚印,法庭上回荡着你们公正的声音。这原事实真相,耐心辨析析理,你们用行动诠释着公平正义的内涵,用心灵谱写着司法为民的乐章。

你们是阳光与汗水的化身,你们含辛茹苦,却甘之如饴。

秋之灿烂——收获

多少个日日夜夜,你们历经艰辛,只为一份公正的判决,只为维护社会正义……此时,你们不是人们眼中的

弱女子,而是庄严法律的化身。

你们以女性的柔韧,承担着日益繁重的审判工作;你们以女性的耐心,倾听着当事人仿佛诉说不完的诉求。一摞又一摞厚厚的卷宗,和你们柔弱的肩膀是那样的不和谐,可有谁知道,这小山似的卷宗,是你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用纤细手“创造”出来的。

你们是公平与严谨的化身,你们纤纤柔弱,却剑胆琴心。

冬之温怡——关怀

金光熠熠的天平,凛然神圣的法槌,盈盈三尺的案台,谨慎沉稳的言行——女法官,你们是法院最亮丽的风景。

面对失足未成年人,你们不仅是公正的法官,更是他们人生的引路人。多少次,你们奔波于法院与看守所,在送达与提审中,对未成年被告人谆谆教诲。女性内心的善良和独

有的细致,不仅让被告人感受到法律的威严,也让他们感受到了法律的温暖。是否还记得那个父母离异、因打架银铛入狱的少年,在你的劝导下痛哭流涕?因为你你知道父母离异对他的伤害,你理解他以打架的方式想起父母注意的无奈!岁月的刻刀,终将改变你们的青春容颜,却带不走你们内心的光芒。不管有没有聚光灯,你们都活得精彩。不管有没有注视的目光,你们都演绎得动人。因为,你们是正义与美丽的化身。

(作者单位:邱县人民法院)

传家菜

□ 魏颖

一下午埋头工作,都没来得及向窗外望上一眼。只是觉得今天格外冷,起身想加一件衣服,顺便向窗外一瞥,已经天黑了。急匆匆赶往市场,买了鱼、豆腐、西红柿,准备做一道豆腐焖鱼,犒劳犒劳我的胃。

大概是所谓的家族遗传吧,我们家厨艺好的人真是一抓一大把,耳濡目染,我也算能做个拿手菜,唯一的特例是我姑姑。她早年外出求学,十指不沾阳春水,后来嫁给姑父,对她更是百般娇宠,她基本上就没怎么下过厨,会做的菜五个指头就数得过来,其中一样,就是豆腐焖鱼。

豆腐焖鱼做起来特别简单,豆腐和鱼分别煎好后,一起入锅和番茄炖煮入味,就成了。姑姑从小就喜欢我,我每次去看望她,她都会做这道拿手菜给我吃。每次姑姑做这道菜,姑父都高兴得跟过节似的,总说是沾了我的光,吃得连汁都不剩,像个贪吃的老顽童。

“真有那么好吃吗?”有一次,我背着姑姑偷偷问姑父。姑父露出神秘的微笑,说如果姑姑把鱼和豆腐煎得更酥一些,盐再少放些,这道菜就会又鲜又嫩味又足,好吃极了。这大概就是老一辈人的浪漫吧,因为做的人是你,再寻常的菜也是绝世美味。

晚来天欲雪,这样的天气特别适合这道豆腐焖鱼,我决定像姑姑那样,精心烹制,做给自己吃。

我把豆腐切块,中火煎到表面金黄,煎过之后后面特别白,特别嫩。我记得小时候,有一次姑姑正专心地为我做这道菜,我淘气地在旁边绕来绕去,姑姑嫌我碍手碍脚,就让我猜一个谜语,谜面是“煎豆腐”,打两个古人的名字。我当时猜来猜去,一直没有猜出来。后来姑姑拿出了一块煎好的豆腐,用筷子把它夹开,让我仔细地端详。我终于猜出了谜底,原来是李白、黄盖。为此,我们娘儿俩开怀大笑。这个谜语我一直记到现在,后来还一直给朋友们猜,成了我的保留节目。

鱼处理干净后切块,撒少许盐调味,入油锅煎至外酥里嫩。鱼选择刺少的就好,我喜欢鲈鱼,鳊鱼也好,就是奢侈了点。

煎得外酥里嫩的豆腐和鱼,下锅后酥香的外壳瞬间吸收了汤汁,十分入味。这个过程不能着急,小火慢慢地炖,慢工出细活,至少要一个小时以上,美味的豆腐焖鱼才算大功告成。

满满的童年回忆,温馨又美好,只可惜姑姑和姑父都不在了,但是姑姑的这道豆腐焖鱼却是刻骨铭心,今生今世也难忘记。(作者单位: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人民法院)

阳春三月放风筝

□ 胡敏强

童谣这样唱着:“正月灯,二月鸢,三月麦秆可吹箫……”清代诗人高鼎的《村居》里也写着:“草长莺飞二月天,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南鸢北鸢,称谓不一,却都是风筝。农历二月也就是阳历三月,往往草长莺飞,风和日丽,正是放风筝的好时光。

童年的记忆里,每每阳春三月,村里的孩子们总喜欢到花红草绿的田野里放风筝,那时我还太小,就只能跟在他们后面跑,看着他们随风把牵线放开或收紧,让鲜艳的风筝翱翔在蓝天,别提有多开心了。那时的我总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,也像他们一样骄傲地去放风筝。

长大后,我在二五六医院工作。有一次在医院的广场上,看到一位中年人正娴熟地放飞一个长达二十米的“双龙戏珠”风筝。那风筝似两条龙在空中围着一个“珍珠”上下飞舞,忽合忽分;时而呼啸而来,时而倏忽远去;看时盘旋俯冲,旋即扶摇直上……风筝在空中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姿态,发出呼呼刺刺的响声,那景象着实漂亮极了!

这两年的春天,路过县城的子龙广场,总看到大人带着孩子放着各式各样的风筝,有“龙凤呈祥”“百鸟朝凤”“四季平安”……看着那些风筝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,听着孩子们在地面上叽叽喳喳地叫喊,真是一幅欢乐和谐的画面。

看别人放风筝自然快乐羡慕,做风筝却也别有一番情趣。少年时,家里生活拮据,即使有几个零钱,也舍不得买风筝,只好缠着大人们给我做。记得那次纠缠不过,沉默了一会儿后,父亲出门向别人家借来几根竹子,破开做成毛线针粗细的竹篾,挑出均匀的无节的篾段,放在水里浸软,扎成风筝的骨架,再来牛皮纸涂上糨糊,粘贴在骨架上,再在风筝的头部贴上两片小圆红纸或画上两个红红的圆圈当“眼睛”,在身上画上各种精美的图案,按比例贴上纸条当“尾巴”,然后在适当的角度系上从母亲那里拿来的纳鞋底的线球当牵线,并把它绕在两头宽中间窄下端的线板上。这样,一个风筝算是做成了。后来,我们就自己学着做风筝,虽然要大费一番周折,做得也不怎么样,心里却美滋滋的。做风筝最讲究的是保持均匀平衡,否则它飞不起来;即使勉强能飞,也飞不出多高,一遇到大风就会“倒栽”,箭一样地向地面俯冲跌落而去,有的还摔得支离破碎。

那时候,每到天朗气清、惠风和畅的春日,长满红花绿草的田野里总是会出现放风筝的大人小孩。可让风筝飞上天是有窍门的,首先是把风筝牵线朝飞的一面平放在地上,或者一人拿着它迎风慢慢放松,同时另一人拿着线板缓缓向前跑去,然后越跑越快,风筝就渐渐飞升而起,越飞越高。当风筝徜徉在蓝天上的时候,我们就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信纸,写上自己的祝愿,通过牵线把它送到空中,祈求幸福生活。然后就把线板插稳在田埂上,开始在柔软的草地上翻跟斗、倒立、摔跤、打泥仗。累了,就躺在地上休息,饿了,就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干粮吃,直到天色渐渐暗下来,才不得不慢慢地收拾起什物,带着满身的泥巴恋恋不舍地回家。

如今,春天又来了,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沐浴着暖暖的春光,感受着柔柔的春风。此时此刻,我不禁想起了童年时看别人放风筝的场景,想起了少年时做风筝、放风筝的一幕幕。我兴奋难耐,坐立不安,思绪早随着童年的风筝飞上蓝天。

(作者单位:正定县人民法院)



春花烂漫

程贺斌 摄

(作者单位:涉县人民法院)

醒春

□ 武志红

冬不得不运行,唯恐被忘却,努力地洒落漫天鹅毛大雪后匆匆而去,留下了一片白茫茫装饰着房屋、道路。

天空由灰渐渐变蓝,远处出现了缕缕白云。凝雪在明媚的阳光

下慢慢升腾着化作了雾、化作了水,浸润着大地、树木,流向小溪。

风随着四季轮回由北转向了南,南风徐徐而来轻盈拂面,和煦而温暖;湖面上的冰早已消融,荡起阵阵涟漪。

岸边柳枝上隐隐约约泛着翠绿的光晕,细小的芽头已经露出了

尖儿;桃树枝杈上点缀着红红的花蕾,含苞欲放。

鸟儿抖动着羽翅鸣唱着觅食,似乎并不惧怕行人,自由自在、踱来踱去。

岸上的行人悄然发生了变化,衣着色彩艳丽了起来;老人和婴儿多了起来,耍孩儿唧唧学步,伸出小手扑向大人的怀抱。

走着、听着、看着,心里暖暖的、苏苏的。

路边白的、黄的迎春花儿已然绽放。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)

□ 李微

走在小街,迎面走来一白衣黄裙的女子,玲珑的曲线,精致的脸庞,低垂着眉眼,从我身边静静走过,淡淡的幽香,似菊似莲……只一瞬凝神,再抬眼,女子已经翩跹离去,只留下眼前一抹淡黄,一缕幽香。那样一个女子,仿佛就是在那里一直走过,日日月月,年年岁岁。

梦中,那个叫小霞的女孩,你是不是还立在当地,是不是还举着折了的杏花枝,边叹边羞?

春天是美丽的,先不说柳树抽的嫩芽有多鲜,燕子垒的泥窝有多美,单是“春回大地万物复苏”这个词语,在那个年少的时代,每每读出来就足以让我神往半天,更别说杏花、桃花与梨花那娇艳芬芳的时刻,葱放出多少诱惑。小伙伴们喜欢玩泥巴、跳绳、翻跟头,而我天生懒惰,放学后就去寻找可以采的花枝,可以折的柳枝,可以采看半天的鸟窝。我喜欢折下柳条和花枝躲进角落,把花枝攒起来搭成花环戴在头上,或者把莹绿的柳条做成最曼妙的柳笛,吹几声逗逗一逗忙碌的燕子。

每到周日,我便去住在村口的外婆家,那里有高高的沙土岗,有满山遍野不知名的花,更有好大一片杏树林。我就是杏树林遇到的小霞。花开的时候,我来林子折杏花枝,爬上枝杈杈,笨拙地折下几根可以够到的



杏子花开

花枝,呼噜呼噜地喘着气。正准备往上攀一下,只听树枝“咔嚓”一声,我吓得小脸刷白。

“危险,别动。”

我“哇”地哭了,接着往声音发出的方向望去——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,仰着脸正对着我,清亮的眸子,闪烁着焦急。

“小丫头,别动,我拉你下来。”

脚腕被一双柔软的手拉住,我小心地下滑。就在我脚刚刚换了位置,那根树枝瞬间“咔嚓”折断了。到了地面,惊魂未定的我拉着女孩的手再次哭了。

就这样,比我大六岁的小霞成了我童年时代的朋友。

小霞是不折花枝的,她去林子里刮胶,给弟弟妹妹粘书本。以她的话说,好不容易种了树,好不容易成了林,大树好不容易长了花苞,为了一时的喜欢,把本可以开得更久、可以结成果实的花枝折掉,是多么的可惜!

从那以后,我不再折花枝,也不再折柳枝,我只去看,和凤儿、蜂儿一起去看,春天多美!

有一年春天,我在外婆家玩,上午缠着小霞去看梨花,小霞的娘给了她一大盆衣服洗,不许她走开。我闷闷不乐地回了外婆家,中午吃过饭突然发起烧来。她她不紧不慢地用酒给我擦额头、脊背,她爷煮了姜汤给我喝。昏昏睡了一个下午,看似退了烧,可是睡到半夜,再次发起烧来。天不亮,她爷打着手电,去敲卫生所的门,医生按感冒打了退烧针。然而,烧不但没退,我反而开始胡话连篇。第二天,父亲从单位请假回来,送我去了县医院……

病好后,母亲不再允许我去姥姥家,更不再允许我提小霞,说都是杏花林子惹的祸,不许再提。后来,去姥姥家都是和父母一起,只坐片刻便走,终是没有机会再与小霞。于是,小霞,杏花,成了那个年代,我心里的一

盼,一个心愿。

二十二岁那年,舅舅的女儿要出嫁,我有幸做了伴娘。恰好春天,在路上我就想: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林子,再去找小霞。

理想和现实往往相差很远,十年时间,林子已经面目全非,三三两两的农家院落已经把昔日的杏林瓜分,早没了以往的风采。

我按着记忆跑去小霞的家。一座破破的院子落着锁,门前杂草丛生。我正自闷闷,外婆边喊边颤悠悠地向这边走来,“就知道你来这儿了,她们家早就没人了。你生病那年,小霞的父亲得了重病走了,母亲带着一家子搬了,听说小霞二十岁就嫁人了。”“你去医院,小霞还采了一大把杏花枝给你送来了,我给你送医院去,给你妈拿了。”

我的眼泪喷涌而出。我知道,一定是母亲怨恨杏花,所以不给我看到,把小霞辛辛苦苦采来的花给扔了,但她哪里知道,小霞不是我这样顽皮,她是从来折花枝的。

多年以后,我还常常想她,到得一处,便在人群中搜索那美丽如杏子般纯净的女子。我想她一定会感觉到,有个喜欢折花枝的小女孩等着再一次相遇。

(作者单位:晋州市人民法院)